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三十三回 寶船經過羅斛國 寶船計破謝文彬

詩曰： 翹首西洋去路賒，遠人爭睹迓皇華。

一朝榮捧相如璧，萬里遙傳博望槎。

玉節光搖驚海怪，鄉衣分彩照紅花。

還朝天子如相問，為說車書混一家。

卻說寶童龍國國王說道：「禮物雖微，其中幸有一段妙處。」元帥道：「請教這一段妙處。」國王道：「這龍眼杯原是驪龍的眼眶子，將來鑲嵌成杯，斟滿酒之時，就起一段烏雲，儼如眼裡的烏珠子一般，隱隱約約，最可人情。這鳳尾扇本是丹山上去來的鳳尾巴，緝之成扇，看時五色成紋，搖動清風滿面，永無頭疼眼熱之疾。這珊瑚枕與眾不同，用之枕頭，夜夢靈驗，隨意禱告，吉凶禍福，問無不知。這奇南香帶與眾又是不同，帶中間的小龍都是活的，如遇風雪，紛然有奮激之狀。這卻不是禮物雖微，幸有些妙處？」元帥極口稱謝。

國王又叫聲：「小番再抬上土儀來。」元帥道：「怎麼又有土儀？」國王道：「還有些不腆，奉充元帥麾下。」元帥道：「人臣無境外之交，已蒙進貢厚禮足矣，我們豈復有所私交？」國王道：「苦無厚禮，不過是小國土產奇南香、各色花布而已。」元帥道：「足領盛情。我們自公禮之外，一絲一線不敢私受。」國王敬的意思雖堅，元帥卻之至再至三，畢竟不受，反叫軍政司取過帶來的草獸胸背花補子員領一套，回敬國王。國王也不肯受。元帥道：「這是相答進貢厚禮，你既不受，我們連進貢的禮物也不受。」國王沒奈何，只得受下。又將番官番吏頒賞有差，眾人拜受而去。國王又叫：「小番兵抬上犒賞軍士的糧草來。」元帥道：「也不消，昨日在金蓮寶象國已領多了，此中再不受。」畢竟不曾受。國王感泣泣謝。王爺道：「老公公今日何為不受？」三寶老爺說道：「老總兵豈不聞厚往薄來之說乎？」王爺道：「深得柔遠人之體。」

老爺一面陪著國王，一面吩咐筵席款待國王。飲酒中間，老爺問說道：「大國相去金蓮寶象國有幾日路程？」國王道：「旱路不過三日，水路要行七八日。」老爺道：「怎麼水路反又遠些？」國王道：「中間隔著一個山，名做個崑崙山。俺這裡有個俗語說道：『上怕七洲，下怕崑崙。針迷舵失，人船莫存。』」老爺道：「好險也！」國王道：「到了小國，就是佛國。」老爺道：「怎麼小國就是佛國？」國王道：「小國原是舍衛城，祇陀太子施樹，給孤長者施園，世尊乞食，俱是小國。且有目蓮舊基址尚存，故此至今多設佛事，唸經把素，弱儒而已。」元帥心裡想道：「他只把個柔儒的話來講，敢是個軟交椅坐我，敢是個軟索兒套我，待我賣弄一番與他看著。」適逢國王辭酒，元帥道：「軍中無以為樂。」叫舞劍，左右的成雙作對舞劍。叫舞刀，左右的成雙作對舞刀。又叫舞槍，左右的成雙作對舞槍。叫舞棍，左右的成雙作對舞棍。叫滾鞭，左右的成雙作對滾鞭。叫滾叉，左右的成雙作對滾叉。叫白打，左右的成雙作對白打。正是強兵門下無贏卒，養虎山中有大蟲。國王看見這個南兵人物精健，武藝熟爛，口裡只是叫：「不敢！不敢！」連辭酒力不勝，拜謝而去。且說道：「此去□日之後，可到一國，其國慣習水戰，元帥須要提防他一番。」元帥道：「多承指教了。」

寶船開去，沿海而行，每日風順，行了一向，日上看太陽所行，夜來觀星觀斗，不見星斗，又有紅紗燈指路，因此上晝夜不曾下篷。大約去了有□晝夜多些，果是到了一國，停舟罷櫓。三寶老爺走出船外一瞧，只見這一個處所，山形如白石，峭壁一望無涯，大約有千里之遠。外山崎嶇，內嶺深邃，頗稱奇絕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芙蓉寒隱雪中姿，紫氣晴當馬首垂。

虎嘯石林無晝夜，雲封巖洞有熊羆。

破深仰面窺天細，路險行吟得句奇。

回首北辰應咫尺，天威獨仗地靈知。

凝眸久視，隱隱有城廓樓臺模樣。老爺心裡想道：「今番又有些費心思也！」即時傳下將令，照前兵分水陸兩營，五營大都督照舊移兵上岸，紮做一個大營。中軍坐著是二位元帥。左右先鋒照舊分營在兩邊，為犄角之勢。四哨副都督仍舊扎住一個水寨，分前後左右。中軍坐著是國師、天師。水陸兩營晝則大張旗幟，擂鼓搖鈴；夜則掛起高招，數籌定點。

早有一個巡哨小番報知番國國王。國王即時升殿，聚眾文武百官。番王道：「巡哨的報甚麼事？」小番道：「是小的職掌巡邏，只見沿海一帶有寶船千號，每船上扯起一桿黃旗，每旗上寫著『上國天兵撫夷取寶』八個大字，中間有幾號『帥』字旗的船，一個船上有幾面粉碑，一個牌上寫著『大明國統兵招討大元帥』，一個牌上寫著『大明國統兵招討副元帥』，一個牌上寫著『天師行臺』，一個牌上寫著『國師行臺』。好厲害！」番王道：「似此說來，是南瞻部洲大明國朱皇帝駕下差來的。」道猶未了，又有一個小番報說道：「來的寶船千號，戰將千員，雄兵百萬，說道是甚麼南瞻部洲大明國朱皇帝駕下差來撫夷取寶。正元帥叫做個甚麼三寶老爺，副元帥叫做個甚麼王尚書。這兩個人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，果然是一正一副。」道猶未了，又有一個小番報說道：「來的寶船上有一個道士，說是甚麼引化真人，號為天師。有一個和尚，說是南朝朱皇帝親下龍牀拜他八拜，拜為國師。天師船上有兩面大言牌，一面牌寫著『天下諸神免見』，一面牌寫著『四海龍王免朝』，中間又有一面牌寫著『值日神將關元帥壇前聽令』。那國師又有好些古怪，是個和尚頭，又是個道士嘴。」番王道：「怎麼是個和尚頭，又是個道士嘴？」小番道：「頭上光光乍，卻不是個和尚頭？嘴上鬚蓬蓬，卻不又是個道士嘴？」說道：「這國師有拆天補地之才，有推山塞海之手，懷揣日月，袖國乾坤。天上地下，今來古往，就只是他一個，再也尋不出一雙來。」番王道：「你也不消說這許多閒話，你只說是南朝朱皇帝駕下差來的，我自有處。」

左班閃出一個番官來，名字叫做刺麻兒，說道：「我國水兵天下無敵，怕甚麼南朝元帥，怕甚麼和尚道士！」道猶未了，右班閃出一個番官來，名字叫做刺失兒，說道：「古語有云：『來者不善，答之有餘。』既是南朝無故加兵於我，我國豈可束手待斃！伏乞我王作速傳令總兵官，令其練兵集眾，水陸嚴守，免致疏虞。」番王道：「二卿之言俱不當。」刺麻兒說道：「怎麼小臣之言俱不當？」番王道：「二卿有所不知，我國與南朝本和好之國。我父王存日，曾受他白馬金鞍，曾受他蟒衣金縷。寡人嗣位之時，雖不曾得他的白馬，卻得他金縷龍衣。且莫說別的來，只洗寡人的金章玉印是哪裡來的？只說國中斗斛丈尺是哪裡來的？還有一件，寡人的大行人出使疏球，遭風失事，他不利我的貨財，他不貪我的寶貝，尚且船壞了得他補緝，食缺了得他周濟，路迷了得他指示。南朝何等有恩於我，我今日敢恩將仇報，自絕於天朝！」刺失兒洗道：「既是大王與他有舊，知恩報恩，也是個道理，但不知他的來意如何？」番王道：「來說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。你道不知他的來意，寡人就差你去打探一番。」刺失兒道：「既承明旨，小臣哪敢違？」即時起身就走。番王道：「且來，我還有話和你講。」刺失兒道：「正走得好的，又叫回來。」番王道：「我教你今番打探，不比每番。每番要私行細密，今番你去竟上他的寶船，見他的元帥，問他的來歷。你就道我國王千推萬推，沒有一推；千順萬順，只是一順。」刺失兒說道：「小臣謹領。」番王道：「你快去快回。」

刺失兒只說得一聲「是」，早已走出朝門外來了，竟上寶船相見元帥。左右的道：「元帥坐在岸上營裡。」竟到營裡相見元帥。三寶老爺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」刺失兒說道：「小臣是本國右丞相刺失兒的便是。」老爺道：「你這是個甚麼國？」刺失兒道：「小國叫羅斛國。」老爺道：「你國王叫甚麼名字？」刺失兒說道：「俺國王叫做個參烈昭昆牙。」老爺道：「你國王差你來有何高見？」刺失兒道：「俺國王說道：『小國受天朝厚恩，不敢恩將仇報。千推萬推，沒有一推；千順萬順，只是一順。』但不知元帥的來意若何，故此特差小臣前來相問。草率不恭，望乞恕罪。」老爺道：「我們的來意其實無他，只因太祖高皇帝奉天承

運，汛掃胡元，所有中朝歷代傳國璽，卻被元順帝白象馱之，入於西番。我等奉當今萬歲爺詔旨，提兵遠來，一則安撫夷邦，二則探問玉璽消息。如有玉璽，作速獻來；如無玉璽，倒換通關牒文，又往他國。」刺失兒道：「元帥既無他意，愈見天恩。容小臣回朝奏過俺王，齎上降書降表，倒換通關牒文，還要奉些禮物進貢。」老爺道：「既承厚意，彼此有緣。」刺失兒回來奏知番王。番王大喜，即時撰下書表，備辦禮物，先差下一名小番報上中軍寶帳，說道：「小國國王親齎書表禮物來獻。」元帥心裡想道：「來意未必其真，不可墮了他的詭計。」即時傳示水陸各營，俱要弓上弦，刀出鞘，以戒不虞。傳下未已，只見羅斛國東門外塵頭起處，直有一支軍馬蜂擁而來。當先一員大將，只見他：

鏃兒出隊子，香羅帶皂羅袍。錦纏頭上月兒高，菩薩蠻紅衲襖。啄木兒僥僥令，風帖兒步步嬌。踏莎行過喜遷喬，斗黑麻霜天曉。

卻說番陣上一員大將當先統領著一班番軍番馬，蜂擁而來。番將高叫道：「吾乃羅斛國王麾下官拜番刺佃因大元帥謝文彬的便是。你是哪裡來的軍馬？無故侵凌我的封疆。你敢小覷於我國無大將軍乎？你早早的收兵拔寨，投奔他國，我和你萬事皆休！若有半個不字，我教你這些無名末將，一個一槍；我教你這些大小囚軍，盡為齏粉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南陣上三通鼓響，左角上閃出一員大將，身長九尺，膀闊三停，黑面卷鬚，虎頭環眼，原來是威武大將軍左先鋒張計。你看他騎一匹銀鬃馬，挎一口大桿頭刀，高叫道：「你這番狗奴敢如此無禮！」一口刀直取番將。鋼刀才起，南陣上三通鼓響，右角上又閃出一員大將，長渾身，大胳膊，回子鼻，銅鈴眼，原來是威武副將軍右先鋒劉蔭。你看他騎一匹五明馬，使一桿繡鳳雁翎刀，高叫道：「留這一功與我罷！」道猶未了，只見南陣上三通鼓響，前營裡閃出一員大將，束髮冠，兜羅袖，獅蠻帶，練光拖，原來是征西前營大都督應襲王良。騎一匹流金馬瓜千里馬，使一桿丈八神槍，高叫道：「留這一功與我罷！」道猶未了，寶船上跑出一員大將，鐵袱頭，紅抹額，皂羅袍，牛角帶，原來是征西前哨副都督張柏。騎一匹烏錐馬，使一桿狼牙棒，重八□四斤，高叫道：「這功還是我的！」道猶未了，早已一棒打將去，把番將謝文彬打做個楊花落地聽無聲，一路滾將出去。

一會兒，解上中軍帳來。三寶老爺大怒，罵說道：「番王敢如此詭詐，陽順陰逆。」傳令諸將：「誰敢領兵前去攻破他的城池，搶進他的宮殿，捉將番王來，和這個番將一同梟首？」道猶未了，藍旗官報道：「番王親自齎到降書降表、通關牒文，還有許多的進貢禮物。」老爺道：「這決是個紀信誑楚之計，我和你不免將計就計。」即時叫過傳箭官來，交與他一枝令箭，輕輕的吩咐他幾聲，如此如此。只見番王親自進營，一聲梆響，早已把個番王捉將過來，把些番官番吏一個個的捆起來。番王心裡想道：「怎麼今日好意反成惡意？」口裡只是叫：「不敢，不敢！」三寶老爺大怒，罵說道：「也枉了你做羅斛國王，原來你是個人面獸心，可惡！」番王道：「怎麼我是個人面獸心？」老爺道：「你適來差個甚麼右丞相說道：『千順萬順，只是一順。』過會兒又差個甚麼小番說道：『撰下書來，備辦禮物。』恰好都是些噁賺之法，噁賺得我這裡不相準備，你卻遣將調兵殺將過來，陽順陰逆，卻不是個人面獸心？」番王道：「俺國自父祖以來，屢蒙天朝厚賜，俺今日怎麼敢恩將仇報，自絕於天朝？適聞元帥降臨，正在撰下書來，備辦禮物，卻並不曾遣甚麼將，調甚麼兵。」老爺道：「你還說是沒有？」叫聲：「解上番將來！」只見立地時刻，四個勇士押著一個番將，解進營來。

番王見之，早已認得他了，心中大怒，罵說道：「你這個誤國反賊，誰教你統兵前來，陷我以不信不義！」番將怒目直視，說道：「虧你也為一國之主，奴顏婢膝，受制於人，反道我陷你以不信不義。」番王道：「這賊臣誤國，望乞元帥速斬其首，明正其罪，才見得區區效順之心。」番將道：「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。願早賜一死足矣！」番王道：「你這賊臣之死，何足深惜！但俺心事不明，無由自表。」走向前去，照著番將的頭，撲地裡一個大巴掌。三寶老爺心裡想道：「這番王還是真意。」適逢得王尚書又說道：「老公公在上，這番王果無異心。」老爺即時省悟，忙下席來，請上番王，賓主想見。番王道：「非二位元帥高臺明鏡，朗照四方，俺區區效順之忱，幾於不白。」老爺道：「事有可疑，非你國王之罪。」王尚書道：「謝文彬亦忠於國事。擅兵之罪，宜特赦之。」老爺吩咐放回番將去。番王看見二位元帥加禮於他，又且放回番將，不曾殺他，心下大喜，即將金葉降表一道，雙手遞與元帥。元帥受下，著中軍官安奉。番王又將進貢禮物草單，雙手遞與元帥。元帥道：「但有降表足矣，這個禮物不消罷。」番王道：「禮物不周，望乞恕罪！」元帥只是不受。番王強之，至再至三，元帥方才受下。展單視之，單上計開：

白象一對，白獅子貓二□隻，白鼠二□個，白龜二□個，羅斛香二箱，降真香二箱，沉、速香各二□箱，大風子油□瓶，薔薇露二瓶，蘇木二□扛。

老爺接了單，一邊吩咐養牲所收養白象等類，一邊吩咐內府官收下羅斛香等類。老爺起頭看來，只見白象的門牙長有八九尺，中間都鑲嵌的是寶貝。只見白貓、白鼠之白，其潔如雪。白龜之白還不至緊，又有六隻腳，最是可愛。其餘的想應都也精細，心中大悅。卻又吩咐軍政司取過緞綢補子之類，回敬番王。番王拜謝而受。又將番官番將一一賞賜有差，眾人拜謝而去。番王卻又捧上降書來，元帥拆封讀之，書曰：

羅斛國王參烈昭昆牙謹再拜奉書於大明國統兵招討大元帥麾下：竊聞天無言而四時成，聖有作而萬物睹。矧在天朝，皇恩似海。維茲我國，戴德如山。見戎事於金錚，望天顏之玉潤。罔知帝力，敢自安於僻壤之民；各抒下情，願達致夫仰天之祝。伏希電督，俯賜優容。某無任激切屏營之至。年月日參烈昭昆牙謹再拜。

老爺看畢，說道：「過辱偽謙，足占厚德。」番王道：「具有不腆之儀，奉充軍餉，伏乞鑒存！」老爺道：「自貢獻之外，毫不敢受。」番王遞上禮單，老爺只是不接，至再至三，只是一個不接。一邊鋪設筵宴，款待番王。番王盡歡而飲，酒闌盤藉，落日西歸。

番王告謝，剛剛的出得營門，只見謝文彬一人一騎飛跑而來。番王吃了一驚，連聲問道：「還是個甚麼緊急軍情哩！」謝文彬道：「小將回退本國，本國城門上，已自是南來的一個大將守了城門，不容小將進去。是小將掣身回來，裝做個打柴草的小軍，哄門而入。只見朝裡面也是一個南來的大將，守了宮門，不容百官進去。小將沒奈何，只得在城牆上吊將下來，特來報與我王知道。」番王聽知謝文彬這一場凶報，嚇得他心旌搖拽拿難定，意樹顛番沒處裁。卻又暗想道：「似此把守了城門，又把守了宮門，俺的江山社稷，卻不一旦成空了！」連忙的雙膝跪下，告說道：「這個把守城門，把守宮門，請問是何緣故？」三寶老爺即時請起，陪著笑臉兒說道：「國王不須慌亂，是我學生一時之錯。」番王道：「怎見得元帥一時之錯？」老爺道：「適承下顧，是我學生錯認做個紀信誑楚，故此先傳軍令，埋伏了四□名刀斧手在帳前，一聲梆響，卻就冒犯了國王。又差下了兩員大將梆響之後，一聲炮響，武狀元唐英搶了城門，狼牙棒張柏搶了宮門。我這裡雖是將計就計，卻不是無因而至前。」番王道：「都是俺的誤國賊臣不是。」老爺道：「也不須國王費心，請少待便是。」即時又傳出兩枝令箭，一會兒武狀元唐英交箭歸營，一會兒狼牙棒張柏交箭歸營。番王心裡想道：「南人用兵細密如此，老大的驚服。」即時辭謝而去。

元帥請過天師、國師，寬敘了一會，明日早上收營拔寨，寶船望前而進，仍舊的前後左右，成群逐隊。正行之際，猛聽得後面喊殺連天，藍旗報道：「後面有百□號戰船出沒水上，矯焉若龍。船頭上站著一員大將，就是昨日謝文彬，高叫道：『前船休走，早早投降於我，萬事皆休，若說半個不字，我教你人船兩空，那時悔之無及！』中軍帳傳下降令：『各船上許落篷，不許下錨，五分前後左右，但遇賊船來處，便為前哨相迎，務在用心，不許疏虞取罪。』一會兒，那些賊船飛奔寶船相近，前後左右，百計攻擊，不能取勝。原來寶船高人，易於下視，賊船梭小，怯於仰攻，故此賊船不能取勝。卻又有一件，寶船高大，進退不便；賊船梭小，出入疾徐，各得其妙。況且賊船上都是生牛皮做的圓牌，任你鳥銃藥箭，俱不能入。賊船上都是削尖的檳榔木為標槍，最長最厲害。賊船上藥箭火器等項俱全，故此寶船也不能取勝於彼。一連纏了三日，不分勝負。洪公道：『似此纖芥之賊，勝之如此其難，怎麼下得這許多番，取得個傳國寶？』馬公道：『這個賊船置之不問而已，哪裡費這許多的心機。』王尚書道：『來不能禦，卻不能追，何示人以不武也！』老爺道：『諸將各不用心，姑恕今日。自今日以後，限三日之內成功，違者軍法從事。』

軍令一出，各將官吃忙。只見五營大都督商議已定，同去請教天師。天師道：「諸公意下何如？」眾將官道：「因無妙計，特來請教天師。」天師沉吟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昔日赤壁之事可乎？」眾將官道：「赤壁之事，未將俱有成議。只是赤壁裡面，還有一件吃緊的沒奈何。」天師笑一笑，說道：「敢是個七星壇麼？」眾將官齊齊的打一躬，說道：「是。」天師道：「七星之壇，貧道一例包管。是誰做個黃蓋痛傷嗟？」眾將官道：「痛傷嗟今番在賊船上。」天師道：「是誰做個鳳雛先進連環策？」眾將官道：「連環策今番在我們船上。」天師道：「諸公高見。苦肉計原本在我，今反在彼；連環策原本在彼，今番反在我。」眾將官道：「豈不聞顛之倒之，無不宜之。」大家取笑了一會。天師道：「今日怎麼左右先鋒不曾下顧？」唐狀元道：「又在華容道上坐著。」天師大笑而散。

到了明日，天師坐在下皇閣上，吩咐了朝天宮的道宮，外面看賊船，分一個東西南北：東一、西二、南三、北四，以木魚響聲做號頭。五營大都督各守一方，把些寶船分東西南北，各方連環各方。安排已定，這一日反不見個賊船來。眾將官道：「時日有限，賊船似此不來，卻不違誤了元帥軍令？」張狼牙道：「想是他逃竄去了。」唐狀元說道：「他怎麼擅自肯去？只在今日晚上，好歹有個消息來也。」連張天師也坐在玉皇閣上，眼盼盼的望了一日。

到了半夜三更，只見後營船上拿住一隻賊船，船上有□二個賊人，解上中軍帳來，都說道：「受刑不過，特來投生。」元帥道：「怎麼叫做受刑不過，特來投生？」其人道：「是我本國將軍謝文彬看見連不能取勝，心思一計，來燒你們的寶船。今日責令我們每人名下，要火藥一百斤、乾檳榔片一□擔，一名不完，重責一百棍，割耳示眾。是我□二個人不完，俱吃他一百藤棍，俱被他割了一隻耳朵。」老爺道：「你到我這裡做甚麼？」其人道：「是我人計議已定，與其坐而待斃，不若投降而得生，故此特來投生。」老爺道：「這個話兒難以准信。」其人道：「元帥爺不肯准信，可驗小的們的傷痕。」老爺道：「苦肉計豈不是傷痕？」其人道：「既元帥不信，小的們情願監禁在這裡，俟破賊之日釋放未遲。」老爺道：「這個通得。」一面吩咐旗牌官監禁了這□二個人，往後發落；一面傳令各營，賊情如此如此，準備廝殺。天師聽知這一段消息，大笑了三聲，說道：「果真的苦肉計在賊船上。眾將官好神見哩！」唐狀元又把只賊船領回來，安排了一會。

明日未牌時分，賊船蜂擁而來，先從西上來，一片的火銃、火炮、火箭、火彈。前營大都督應襲王良備禦。只見天師船上木魚連響了兩下，颼地裡一陣東風，無大不大，把些火器一會兒都刮將回去了。賊船看見不利於西，卻又轉到南上來，一片的火銃、火炮、火箭、火彈。左營大都督黃棟良備禦。只見天師船上木魚兒連響了三下，颼地裡一陣北風，無大不大，把些火器一會兒都刮將回去了。賊船看見不利於南，卻又轉到東上來，一片的火銃、火炮、火箭、火彈。後營大都督唐英備禦。只見天師船上木魚兒狠地響了一下，颼地裡一陣西風，無大不大，把些火器一會兒都刮將回去。賊船看見不利於東，卻又轉到北上來，一片的火銃、火炮、火箭、火彈。右營大都督金天雷備禦。只見天師船上木魚兒連響了四下，颼地裡一陣南風，無大不大，把些火器一會兒又刮將回去。賊船四顧無門，看看的申牌時分，寶船上三聲炮響。

畢竟不知這個炮響有個甚麼軍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